



最近中英關係之轉變

宋子元

一 引言

中國是一個弱國，所以她老是談不上外交，在近代外交史上，她所獲得的祇是些悲痛恥辱的記錄罷了。她祇有仇敵，沒有朋友；人家對她祇有侮辱、欺騙、鄙棄、敷衍，沒有同情，更談不到幫助，所以她在國際上不是孤立的，而且是受包圍的。前次九一八事變發生，中國遭受嚴重的侵害，結果除了日本退去國聯，美國宣布「不承認主義」外，中國得到甚麼國際的援助？九一八以後，日本侵略步步加緊，天災、匪患日日加重，中國就在這內憂外患的氛圍中苦鬪、掙扎，試問又有誰給她甚麼實際的幫助？美國的棉麥借款，算是九一八以後美國首先給中國的經濟援助，然而實際上我們得的好處在那裏？羅斯福總統的白銀政策施行之後，中國所受損害倒是不少。一九三二年中，俄復交，這無非表示中俄兩國在對日的關係上，可以互相聯繫，詎料不久蘇俄即不惜與日本妥協，

出賣中東路，做意大利的友誼，意大利要算是瞧得起中國的了，她首先倡率以大國待中國，互派全權大使，可是大國自大國，強國自強國，現在她卻可以和日本攜手，或予「滿洲國」以事實的承認了。英國在九一八後是公然袒日侮華的，當然更講不到幫助。至於日本方面呢，自廣田外相提出「協和外交」的口號後，覺得對中國也應該談談親善，緩和中國人仇日的情緒；如果日本真能放棄侵略，平等待我，則為維持東亞的和平，中日兩國實有互相抱吻之必要，無奈日本所提出的「經濟提攜」「共同防共」「承認滿洲國」「華北特殊化」這類東西，酸臭苦辣，實在無法受用，所以結果中國只得向自己的努力謀出路。

自從前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英國派其財政部顧問李滋羅斯爵士（Lord Leith-Ross）來華考察經濟之後，中英兩國關係忽然一變，不但他們的輿論慢慢轉變口吻，稱贊中國的進步，而責難日本的侵略了，並且在經濟上還給我以實際的援助。此種轉變之機，或是由於日

111050

本軍國主義過度的膨脹，或是由於中國政治經濟建設的漸趨進步，要之，英國遠東政策之改變，是最近中英關係好轉之主要原因。我們要研究中、英邦交的問題，實不能不了解英國的遠東政策，明瞭她的遠東政策，即可解釋英國為甚麼最近對中國表示親近的理由，即可以揣測此種親近關係將有甚麼發展，對於中國有甚麼影響，最後中國還可以決定對此應持甚麼態度。

二 一九一八以來英國的遠東政策

英國因在遠東經營的歷史很久，在遠東有很深的利益關係，佔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對於遠東的和平與安全是非常關切的。不過遠東究竟不是英帝國的生命線，在英國看來，太平洋的重要萬不及萊茵河，假使歐洲的政局不得安寧，東亞的問題是不能兼顧的；而且遠東與英國相距太遠，鞭長莫及，很不容易以實力來控制，所以英國對於遠東的和平與秩序雖然關切，然而她究竟不願而且不能積極的用實力來維護此種秩序與和平。因之為保護其在遠東之利益起見，就不能不對此遠東新興勢力的日本講妥協了。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一年三次的英、日同盟，在英國方面的意義，就是欲假日本的新興勢力，維持遠東的和平，保障英國在太平洋的利益，防止受美、俄、日三國的侵害。這就是英國對遠東方面的一貫的政策。因為這個關係，所以在華盛頓會議以後，英、日同盟雖然取消了，英國對日本仍然有很好的友誼，東省

事變發生，英國更公然袒護日本，這固然一部分是出於舊同盟的感情作用，根本還是要歸到她結納日本，維護本國利益的遠東政策上。

英國此種遠東政策的精神，在東省事件上已充分的發揮出來，她如此的公然袒助日本，如此露骨的為自己利益打算，以致使人幾不能相信近來中英關係會有這麼一個轉變。現在且把當時及事後英國人士祖日的言論和英國政府祖日的事實，舉幾個例子出來，一面可知東省事件是如何大受其影響，同時亦可知英國遠東政策之如何的謬誤。茲先看其言論：

(一)張伯倫 (Austen Chamberlain) 在下議院演說會作如下的主張：「當中、日在滿洲開始衝突時，事實的真相還不明白，但就日本自中國方面受到長期而嚴重的挑戰來說，我完全同情日本；除非事實更加明瞭，我覺得很難作一個為我們所應當採取的公平的判斷。」

(二)阿墨銳 (Amery) 在下議院也曾主張：「日本需要市場，在她生存的世界中維持某種和平與秩序，是她急迫的要求。試問我們中間人誰有資格懲罰她，而說日本不應當為了維持滿洲的和平與秩序，抵抗凶猛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繼續不斷的進攻，而採取某種行動呢？」

(三)散德曼 (Sandeman) 則說：「坦白的說，我是完全親日的，因為我相信日本人能解決滿洲問題，而且解決得很快。解決滿洲問題所費的時間愈少，則我們恢復在中國之貿易愈快。」

此外如英駐日大使林德勒 (C. Lindley) 也以為是中國人要
想根本毀壞日本人的權利，使日本人不能再忍耐下去，所以纔實行軍
事占領滿洲。又如負有重責的外相西門 (Simon) 於一九三一年十一
月在國聯行政院會議席上發表意見，對於日本在滿洲行動的最後結
論是說：「日本人在技術上是錯的，但在道義上是對的。」這些都是自
中、日衝突開始以來，英國政府與輿論，此唱彼和之普遍的極端的意見。
下面再看他們依照這般言論處置中日問題的行事：

(一) 當事變之初，中國訴請國聯解決，國聯行政院乃議決（一九
三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先令日本取消軍事占領，然後中日進行直接
談判。日本拒絕撤兵，彼「冷靜而幹練」的西門乃主張中國立時和日
本進行直接談判，至於何時撤退軍隊，則當隨日本的方便。因為美國極
力反對，這個方案才未實行。

111051
(二)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國以九國公約簽字國之資格，向中
日兩國提出一牒文，申明美國無意承認中日兩方成立足以損害美國
或其人民在華之條約權利的，或足損害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
行政之完整的，或足影響門戶開放政策的。或以違背非戰公約之手段
成立的任何條約，諒解或局面。並以同一照會分致英、法、意、比、荷、葡等九
國公約之其他六簽字國，盼其採一致行動，即同樣作不承認之聲明，俾
該牒文更見有效。詎料英國信賴日本將尊重滿洲的門戶開放，覺得沒
有採取與美國同樣的手續之必要，加以拒絕。法、意等國自更覺沒有必

要了。同年三月，美國國務卿史汀生 (Stimson) 為出席軍縮會議來日
內瓦，適國聯大會亦在開會，乃勸國聯各國代表採取美國一月七日的
「不承認」政策，西門乃又極力阻止大會通過與美國取一致政策的
議案，但大會究立下一個「不承認由侵略、破壞條約而來的領土變更」
的原則。

(三) 一二八淞滬戰爭發生，日本很殘酷地炸燬了閘北，英國不僅
不斥責日本，反欲趁火打劫。當各國進行調停時，西門代日人發言，主張
各國要求中國承諾擴大並固羣日本與西方各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
特權，以為日軍撤去上海的代價。這個提議不僅遭中國之堅決反對，並
引起各國的公憤，於是不果。

(四)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西門在國聯大會演說，他就李頓報
告書斷章取義的發表他袒日偏見。例如報告書中說自一九二二年華
盛頓會議後，中國的情形越來越壞，他就順着說中國是如何如何的壞，
但該報告書對近十年來中國政府建設與團結工作上的進步，表示敬
意，他却完全抹殺。報告書說：「滿洲現狀不能恢復」，他表示承認，但報
告書下句接着便說：「日本所建立的傀儡政權，必須不許其維持與承
認」，他却隻字不提。但是無論如何，他的意見不能獲得他國同情，終不
能阻止國聯大會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通過報告書，明白的申
斥日本，並宣布不承認「滿洲國」。

(五)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英國產業協會所組織的遠東經

111052
濟調查團啓程赴「滿洲國」調查，目的在（1）研究英國產業界是否能與滿洲地方團體經濟合作，（2）對日本作友誼的訪問。該調查團是政府加以贊助的，這是表示祇要條件相當，英政府是準備承認「滿洲國」的。

（六）一九三五年九月英政府既打消了中國要求國聯理事席的企圖，復令羅斯爵士試勸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以爲接受英國援助的條件。外相賀爾（Hall）繼續西門的政策，鞭策中國去做日本的俘虜，可嘆！

英國爲甚麼抱持這種態度呢？這當然有她自私自利的理由在，根據上面所述，約可歸爲六點：（1）她認爲日本之占領滿洲，是日本爲保護其既得權利之正當要求，根本不能予以干涉。（2）中國民族主義日見蓬勃，對於帝國主義是一種威脅，爲顧念着自己在中國的租界領事裁判權以及其他不平等條約利益之安全，正好需要日本給中國這麼一個教訓。（3）日本佔據滿洲，可以阻止赤化勢力的膨脹，所以日本的行動雖嫌過火，但她究不失爲維持遠東和平與秩序的戰士。（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在國聯大會的最後演說，即會力稱「日本是維持遠東和平與秩序，保護西方各國在遠東所有權利，以防布爾雪維克主義及中國民族主義的侵犯的戰士」）。（4）日本既會聲言願意維持滿洲的門戶開放，尊重英國的商業利益，那麼何苦定要予日本難堪，得罪友國。（5）他國積極干涉日本，便會引起戰爭，不但英國有捲入漩

渦的危險，而且將破壞世界和平。（這是恫嚇英國保守黨人士及一般國民最有力的論調。）（6）一個國家爲其本國利益，最好避免糾紛時，那麼便沒有幫助被侵略國的義務（西門言論）。總括一句話說，英國彼時已完全爲「現實利益」的幢影所蒙蔽了。

英國不顧及國際信義，放棄她的條約義務，惟依此種「現實主義」去進行她的「自利外交」，影響所至，不但滿洲問題未得解決，使中國蒙受重大損害，植下遠東動亂的禍根，並且助長了侵略者的氣燄，引起後來國際上不斷的紛爭，而動搖國際的和平，最後更影響到英帝國本身的利益。無疑地英國「遠東政策」完全失敗了！

三 英國的覺悟

英國相信日本尊重英國在滿洲商業利益的保證，以爲日本侵佔滿洲可以維護遠東的和平，但後來的事實，反映出英國外交家的短見和對日本認識的不足。以維持和平來說，首先就該有效制止日本破壞和平的行動，打消侵略者從破壞和平中攫取利益的企圖，而英國卻以爲惟有拿利益來填充侵略者的慾壑，才可以得到和平，這是何等謬妄！英國以爲干涉日本，即不免有戰爭的危險，故一味對日本容忍，乃日本即利用其此種避戰的心理，毫無忌憚的製造於她有利的各種事實，（如滿洲僞國、冀東僞組織、海關走私及最近之匪僞侵綏等）以侵害中國之領土與主權，這是何等的糊塗！英國出席國聯代表施西爾爵士

(Lord Cecil) 嘗堅信的說：假若我們真的冒了遵守義務的危險，事實上日本恐怕已經屈服於世界公意之前，不會便有戰爭。可惜此種卓見未能引起英政府的注意。英、美兩國聯合的力量足以對付日本而有餘，英、美如能合作，則兩國即不出以實際行動，亦可使日本有所顧忌，不致橫行若此。乃當美國不惜放棄其一貫的孤立政策，熱誠的願擔負幫助解決滿洲問題的責任時，英國偏要撒扭，而以冷淡答覆美國，這不是爲虎作倀嗎？所以李頓 (Lyttton) 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在曼徹斯特大學演講（題爲國聯、遠東與我們）時，乃痛責英政府之不能與美國合作，不能作史汀生的後盾，爲處置遠東問題的一切失敗中之最大的憾事。中國是最愛好和平的國家，如果她有相當強盛，或至少能抵抗外來的侵略，那她確是太平洋的安定勢力。英國要想保障太平洋的和平，正應該協助中國，俾能造成遠東的均勢。無奈英國始終把中國看作列強的公共殖民地，以爲祇要列強彼此能夠調和，其餘便無問題，這未免太漠視有四千年歷史四萬七千萬人口的中華民族了。關於這一點，韓德森 (Arthur Henderson) 曾有獨到的批評，他認爲英國在原恕日本以武力佔領滿洲的基礎上和日本成立諒解，實忽視一件事實，即現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已很強大，中國再不能忍受「勢力範圍」的屈辱，更不消說作被保護國或被瓜分矣。維持和平的前提，當然是排除一切可能的衝突。東三省在中國管轄之下，不啻是日、俄兩國間的緩衝區，照道理說，英國應維持中國在東三省領土主權之完整，但她反從

意日本佔領滿洲，使日、俄的衝突正面化，尖銳化。這不知道何益於和平。在英國的意思，是想藉日本的力量阻止蘇俄勢力的發展，姑無論日本是否真能阻止蘇俄的勢力，是否不致因日、蘇的衝突而激起世界的大戰，即令日本能在短期間完全壓服蘇俄的話，於英國究竟有何利益？彼時日本已雄飛東亞，轉而與英、美爭霸太平洋，其時英國所感受日本的壓迫，寧不倍於今日之蘇俄乎？總之，賄賂日本以象和平，實在是最拙劣的辦法，不但是行不通，簡直是背道而馳。

至就維持滿洲利益來說，這也錯認了日本。既然日本口口聲聲說滿洲是她的生命線，她有特殊權利，而英國自己又承認她在滿洲確有特殊權利，那麼所謂特殊權利日本就不可以當作「獨占滿洲利益」解釋麼？日本一向抱着征服中國獨霸東亞的野心，而奪取滿洲又是爲實現此種野心必經的步驟，自然必須作此種解釋。英國受了日本的誘騙，以爲真的可以分一杯羹，直到日、僞宣布「滿洲石油專賣」，英國遠東經濟調查團兩手空空回來，這種冷酷的現實，才把他們的幻夢驚醒。因爲英、美未能對日本作有效的抗議，所以後來日本越來越有勁，不但在滿洲已沒有他人插足的餘地了，就是華北也視爲日本的特殊勢力範圍了。華北經濟提攜，包攬了一切投資利益，強迫走私，更形成日貨的專賣。訓至屬英、美勢力範圍的華中、華南，也都受了走私的影響。英國實在遭受了一個預料未到的嚴重打擊。

保守黨的「現實主義者」現在皆已明白了日本帝國主義，決不

111054

是為英國利益維持遠東秩序，倒是要驅逐中國與其他西方帝國主義滾出遠東；她決不是維持中國門戶開放，而是實施「亞洲門羅主義」。

英國現已覺悟（雖未澈底）過去政策之徒屬作繭自縛，於是決定改絃更張，以作亡羊補牢之計。拋棄過去鼓勵日本壓迫蘇俄的政策，而代之以日蘇均勢政策；取消過去袒日侮華的政策，而代之以助華抵日政策；並且與美國接近，一反以往絕不合作的態度。此種政策之轉變，由下面幾種事實指示出來。

四 英國遠東政策之更張

（一）英蘇攜手 自蘇俄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之後，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愈形鞏固，因此引起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重大的煩慮，認為共產主義勢力的膨脹，乃是對資本主義的一大威脅。於是亟謀組織資本主義聯合陣線以爲防禦。英國就是這防禦陣線的領導者。因爲基於共同防俄的見解，所以英國對於日本之進佔滿洲，以討赤先鋒自命，不特深予同情，且似表示謝意。但是日本的行徑，顯然違反英帝國的本願。日本之制壓赤化勢力固然是很忠實的，但她祇是爲自己的帝國主義盡忠，並不是欲爲英帝國主義効勞，在今日的英國看來，不過是以暴易暴罷了。

固然英國許多保守黨人仍念念不忘於赤化的危險，而仍願與日本在對蘇戰線上協作，但因日本對華繼續不已的侵略，使她更感到恐

懼，所以最近不能不與蘇俄表示接近，間接以抑止日本軍國主義的邁進了。去年七月底與十月初，英蘇兩國先後成立了兩個重要協定，對於日蘇關係的影響是很大的。

其一爲商業信用借款協定 成立於七月二十九日，款額爲一千萬鎊，以便蘇俄發行公債，向英國工廠定購貨物（惟軍火除外），這是英國對蘇俄的經濟援助。

其二爲英蘇海軍協定 十月二日正式簽字，該約內容係仿照同年英美法三國所訂之倫敦海軍條約，英國承認蘇俄對遠東將有自由活動之權，日本如果超過條約之規定，蘇俄即可援例而行，惟蘇俄不得將遠東所造任何軍艦之超過倫敦海約質的限制者，調至歐洲或黑海。是英蘇海約之意義，既可緩和德俄衝突，復可牽制日本。觀此兩協定之締結，亦可知英國對日蘇關係近來之意向矣。

（二）英美趨向合作 英美兩國過去對遠東問題之不能一致，並非由於她們在遠東有利害衝突。兩國皆無爭奪領土之野心，也無政治的糾葛；美國素主張「中國門戶開放」、「各國商業機會均等」，英國亦早覺此種辦法比之於劃分勢力範圍，更爲有益；兩國均主張維持遠東的和平。然而英美兩國爲甚麼望着日本坐大而不能互相合作呢？美新聞記者李模曼（Walter Lippmann）的答案是：由於兩國目前所感急迫需要的利益重心，不在一點上。英國所顧慮的是「歐洲均勢的破壞」，美國所顧慮的是「日本的崛起」。英國在歐洲的安全未有確實保障之前，

決不能在亞洲方面作有效的行動。所以在滿洲問題上，儘管有國聯的集體安全制度可以運用，儘管美國願意與國聯各會員國同樣的負擔維持集體安全的義務，英國始終是抱持消極態度，致使美國孤立無援而告失敗。

英、美絕對不能合作嗎？除非英國能够根本犧牲遠東的利益或者日本能對英國讓步，否則她是很願與美國合作的。以她在新加坡積極建設海空軍根據地及在香港、九龍設防的事實看來，知道英國並不捨得放棄遠東利益；以日本繼續不斷的發展其軍事的及經濟的勢力看來，英、日衝突的嚴重實遠超過英、美的衝突。英國既然不願放棄她的利益，又不能與日本成立妥協，那她為解決此種困難，自不免發生與美國同樣之感覺，即對日本之囂強須予以打擊；英、美對於遠東問題的見解既有可接近之處，苟能相互諒解，則英、美之合作不但必要，且很有可能。史汀生氏在其近著遠東危機之後，願與前瞻一書中，於深慨過去英、美不能合作的錯誤之餘，最後仍主張英、美兩國今後有推誠合作之必要，並認為此種合作極有可能。在英國方面，南非老將斯末資與李頓爵士既均曾鼓吹英、美合作，而最近（本年三月三日）掌璽大臣哈立法克斯亦在上院宣稱，「英國決放棄孤立政策，與美國合作」，又三月八日外相艾登的演說，也透露一種願與美國合作的口氣。足見兩國人士皆有此種傾向。

事實上英、美兩國已漸改變態度了，關於海軍問題，兩國的意見已

能趨於一致，在金融方面上年英、美、法三國成立貨幣協定又停止了金融霸權的鬭爭，這不是表示英、美兩國已能相互諒解了麼。固然這不是說英、美即刻就可以合作，我們知道英、美的合作是非常困難的，不過假使日本的壓迫更進一步，使她們感到同受異族的重大打擊，而不能不犧牲各自的意見時，她們的合作是再沒有問題的。歐戰時，因為英、美兩國都感受德國的非常壓迫，結果兩國竟在協商側戰線上聯合起來，即是前例。

（三）拒絕英日復盟 自英、蘇攜手實現，東京人士因深感英國對日本之漸趨硬化，足使日本在外交上孤立更甚，乃覺有轉緩挽救之必要，於是——一方面輿論界高唱英、日親善之論調，一方面政府作實際商談的推動。以前吉田茂大使會一度活動於倫敦，為英政府所謝絕而最近秩父宮親王復乘參加英皇加冕典禮之機會，與英政府進行英、日合作的談判，足見日本現亟欲要好於英國。在英國方面自然也不乏欲與日本重溫舊夢的，然而情勢所趨，此種企望現時已屬絕無可能。英國聯日的目的無非對俄對美，但現在實已無此必要。自日、俄戰爭之後，俄國的勢力已被日本打倒了，滿洲事變之後，蘇俄更完全退出滿洲；英俄在遠東方面再沒有甚麼利益衝突。（今年三月十三日英、蘇和平親善大會在倫敦開幕時，就是保守黨議員也竟說：「關於歐洲及遠東保衛和平問題，蘇聯利益與英國一致。」反之，英國為維持遠東的均勢，現正協助蘇俄。倘英國又復與日本恢復同盟，直接促成日、俄之戰爭，間接鼓勵德

111056

國之東進，以擾亂世界和平，豈非荒謬絕倫？英日同盟對於美國是極大的威脅，向為美國所反對。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成立一四國協定，以代替一九一一年之英日同盟條約，即由於美總統哈定（Harding）極力反對的結果。今英美既將走入合作之途，則英國豈敢與日本復盟，致干美國之怒？再就中國方面說，中國與日本為不兩立之極仇，英國既願協助中國抵制日本，同時又與日本同盟，助長她侵略中國的氣燄，實在說不過去。

英日復盟不但會遭中美俄嚴厲的抗議，同時亦必為其自治領地所反對。英日同盟之取消，坎拿大之反對實力。今日坎拿大、澳大利亞、南非聯邦等，對於英日之妥協，猶無好感。他們認為英日聯合，徒結日本造機會，而影響英帝國自身的勢力，並且日本橫行無忌，極易與人發生衝突，英國自不免有陷入漩渦之危險。英帝國決定政策，對於各殖民地的意見是不能忽略的。

英國現時與日本復訂同盟，其惟一之利益，在防止日本擾害英國在中國南部、印度、澳大利亞等處之利益，若為保護此種利益，竟走英日同盟這條路，助長日本的橫蠻，束縛自己之行動自由，外而獲怨於中美俄，內而促成各殖民地之離貳，英政府當不致拙劣至此。所以英國對於日本雖仍維持好感，在遠東問題上或能成立某種程度之合作，然而復盟之約，在現時固有絕大之困難也。英日復盟無望，日本乃轉向德意拉攏，迨日德意法西斯集團構成，英國與日本之聯合乃更不可能矣。

五 中英關係之好轉

因為英國遠東政策轉變，自然影響中英兩國關係亦隨之轉變。英國與日本既尚未能求得一個妥協的辦法，以謀兩國利益之合理的分配，又不願與日本有武力的衝突，那麼補救的辦法，最好是趁中國尚未整個為日本攫去之前，極力扶助中國建設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使其有相當力量，可以抵制日本的繼續侵略，而英國就在這未被日本奪去的中國領土上發展她的經濟勢力。主意打定之後，即開始向中國活動，前年九月英國乃派其財政部最高顧問李滋羅斯來華，考察中國之財政經濟，以為經濟援華的參考，也就是為保持並擴充其在華經營投資商業利益之準據。

羅斯來華之後，中國經濟方面有二大事件與羅斯不無關係。其一為幣制之改革，羅斯雖曾聲言「對此大膽之步驟，並未負有責任」，但彼個人及英國政府會對此種改革予以同情與協力，是無疑問的。其二為完成滬杭甬鐵路所舉之六厘借款，此係由中國建設銀公司與中英銀公司共同承受的，接洽之能成功，羅斯自與有力。斯二者實即表示中英接近之開端。

羅斯返國後，覺得英國欲恢復在華之經濟勢力，很有希望，於是極力揄揚中國近來政治的與經濟的建設之進步，鼓勵英政府及人民對華投資的興趣和勇氣，結果，醞釀許久的千萬鎊中英借款，卒以輸出信

用借款之方式成立。此外如粵漢、廣九兩路接軌之交涉，中英航空聯運之接洽，均足表示中英關係之漸趨密切。

英國的遠東政策既已確定宜與中國合作，而中國處於這種險惡危困的環境中，也正需要友國的幫助，則中英間此種密切關係之將繼續開展，自然是沒多問題的，不過究竟能够發展到甚麼程度，倒是值得玩味的。

六 中英親交之可能的發展

兩國國交發展到最高度時，很可成立「攻守同盟」，就是遇着同盟國一方受到第三國的侵害或欲進攻第三國時，他方同盟國即有不惜犧牲以武力積極援助的義務。這種同盟並不是輕易能成功的，必須雙方都認定對方確有積極援助本國的能力和誠意，且在某種環境下確有與對方國同盟之必要。中國自然需要這種同盟的與國，無奈自己的條件不够，人家絕沒有考慮到我們能作他們同盟的對象。

111057

以前日本報上曾經載有中、英進行同盟之說，這本來是不值得中、英雙方政府加以否認的，可是國人或仍有抱着這種奢望的，這的確是一種錯誤。姑無論英國對於英、日間之衝突不會謀武力的解決，即使不惜以兵戎相見的話，她至多可以與美國聯合，也不會有求於中國。反之，如果她與中國締結同盟，則當中日之衝突走到不可避免戰爭的時候，她倒受了條約的拘束。這種片面義務似的合作，在今日惟以國家利益

為基礎的國際關係上，乃是絕不可能的。如果說她為阻止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欲造成中日間的均勢，或不能不抱着犧牲精神積極援助中國，當然，英國要下這種決心不能說她絕不可能，不過援助中國的方法，究亦不必採中英同盟的方式。必要時，她很可以運用國聯盟約或九國公約以共同制裁的方式，干涉日本，因為假使這樣失敗了，並不致由她單獨負責，也不會喪失好多威信。就是不能達到共同干涉的目的，而必須單獨出面與日本周旋的時候，她頂可以藉保護英國在華既得權利的理由，自由行動，初不必假履行同盟義務之口實也。如果她認為不必要時，更可放棄權利，不受任何拘束。所以中英同盟是根本談不到的。

至於成立某種政治協定，例如英國承諾決不對「滿洲國」作法律的及事實的承認，或不干涉西藏內政之類，倒不是不可能的。不過這也要看英國的意向如何。因為英國之是否不承認「滿洲國」，是否能站在純正義的立場上誠懇的對待中國，這是英國人自己都不能肯定答覆的問題。須知英國人所懷的基本信念是「現實主義」，認為本國利益高於一切，一點不肯放鬆，但同時她又不敢為利益而冒險，換句話說，總不願為利益付代價。我們看吧，她在中國由不平等條約所得的利益，老是緊緊抓住不放，但是對於日本的壓迫，則一面退步，一面還陪笑臉，希望能與日本妥協，平分春色。羅斯兩度過日磋商，毫無結果，新任駐華大使許閣森與日接洽，終歸失敗，然而英國對於日本始終眷戀不捨

111058

類送秋波。羅斯於離華時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猶謂解決中國財政困難，中日兩方應有諒解，故希望我國對減低關稅問題予以考慮。英財相張伯倫以前演說，亦謂英國今日對日本之友誼，仍視為極有價值。對於太平洋設防問題，及對於中國繁榮之繼續注意，均願與日本和諧合作。所以除非日本真要實行「四一七聲明」，決然反對西方列強協助中國，英國是不會與日本決裂的。何況日本近來還主張英日復盟乎？英日既不致輕易決裂，而且更有妥協之可能，那麼倘若日本能放棄其獨霸東亞的野心，說不定英日還可協同謀我。由羅斯勸中國自己承認「滿洲國」一事看來，此次英日對華合作的談判，實不能不令人深加疑懼。所以中英是否可能成立政治的協定或諒解，問題並不簡單，還要看英國的態度及國際情勢如何。

最可能的恐怕還是經濟合作吧，因為經濟的合作是雙方都很需要的，而且進行的困難也是比較少的。中國是一個生產落後資本缺乏的國家，要想開發產業，發展經濟，單靠政府財政和國民資力是不够的，非得有外資的利用不可。今日中國政基漸臻穩固，建設事業百端待舉，對於資本的需要非常迫切，如果有友邦願給以經濟的助力，當然是很歡迎的。在英國方面，她在遠東經營已有很久的歷史，有很深切的利益關係，像中國這樣廣大而有希望的市場，當然是非常關切的。近年來她在這方面的勢力逐漸衰退，在中國方面已被美日甚至德國所壓倒，並且日本還有繼續侵略中國欲圖獨占市場的趨向，所以她對於這種

危機再不能不急謀挽救，因而決定與中國合作了。合作結果倘使對於雙方均有利益，並且環境許其能夠繼續存在的話，則此種合作之將更行發展，是不成問題的。觀乎羅斯離華時之談話，謂英國對華主要關心之點，即為增加中國之繁榮及貿易而維持其和平，使中國成為英國商業、實業及財政經營上更大更有效果之地，即可知中英兩國在經濟上作更進一步之合作，是大有可能的事。

由上面所述，中英軍事的合作為不可能，普通的政治合作可能性亦少，比較容易的還是經濟方面的合作。經濟合作，在英國看來是比較政治合作為有利的；中國固然也需要經濟合作，但總覺得政治合作更為重要。中國為應付她的嚴重的外患，僅僅經濟的援助是沒多力量的。並且設使中日一旦發生戰爭，英國因為中立關係，此種援助或更將減其效力，縱令經濟援助不受影響然而牠絕不能阻止敵人的進攻，絕不能消弭戰禍，是無可諱言的。所以我們為準備將來的非常局面，現在亟應努力於外交上的活動。活動的目標，不是要想拉攏幾個同盟國，因為這是有兩種困難的：一方面人家絕不會願意與我結成互助的同盟，同時我們也有許多的顧忌。比方我們為避免日本繼續侵略，而欲與日本同盟（如締結防共協定）罷。這不成問題的，不但要引起蘇俄的忿怒與反對，並且不知不覺地我們已做人家的俘虜了。又如我們與蘇俄同盟罷，這不但會引起很難解決的容共問題，並且很明顯的必受日、德的攻擊，尤其給日本以加速侵略的口實。固然，要與蘇俄聯合，即不當

再怕日本，但是中國投入斯太林的懷抱後是否不受他的玩弄，不又是很大的疑問嗎？與英、美民主國家聯合，不左不右，固較妥當，但是英國絕不願與我聯盟，其理由已在前面說過，美國咧，要她與英、俄等國聯絡共同干涉日本，倒還可以，想她單獨幫助中國作戰，則談何容易，她現在爲避免和日本發生武力衝突，連菲律賓都放棄了，中美聯盟那裏還有希望。所以我們現在在國際上活動的目的，不過是與各國維持並增進友誼，求得各國對我國的了解，以便在經濟方面謀得合作，同時更希望能獲得政治的助力。此所謂政治的助力是：積極方面能作中國的聲援，有效的制裁侵略者的暴行；消極方面不承認侵略者非法造成的事實或利益。這一點是比較可能做到，而且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

七 中英合作之影響及我國應有之注意

中英兩國進行合作，究將發生甚麼影響，固很難斷言，不過就常情言，此種合作現祇限於經濟方面，其對於各方面的影響是比較來得小的。現就三方面分別敘述如下：（甲）中國方面，此種合作如果運用得當，或者她的財政可以得着整理，金融可以安定，工商業可以繁榮，建設可以增進，國防力量可以充實。如果運用不當，則她徒替外人銷納貨物，增加入超，束縛本國產業發達，或甚至喪失若干國權。故不能不慎重從事也。（乙）英國方面，她不能不獲得投資與商業的優厚利潤，並且一方面使一部分資金得到利用，不致成爲游資，一方面銷售大量物

品，可以減輕生產過剩的恐慌，可以救濟一部分失業工人，或更在中國享有某種政治利益。但她也要擔負與其他列強更行衝突的危險。（丙）第三國方面，最忌刻中英合作的是日本，她一方面恐怕中國因此加強抵抗的力量，一方面又嫉妬英國增進在中國的地位，所以這次對於她的影響可有兩點：（1）鑒於英國可不商諸日本而直接與中國合作，自己又不敢實際的從中破壞，如此或將放棄其獨占的夢想，進而與英國誠意的妥協，參加對中國的經濟合作；（2）中國得到英國的援助，在外交上的聲勢比較要強些，同時英國的援助反襯着日本的壓迫，使中國人更加仇恨日本，因此她或將改變態度，對中國的侵略來得和緩些。中英合作對於美國也有相當的影響。美國原欲與英國合作，共制日本，因爲英國縮腿，美國大坍其臺；因此後來英駐美大使林頓賽向美國提議組織國際銀團，以謀避免遠東問題之惡化時，美國亦報以白眼，以示報復。今茲英國對中國的態度轉變，使美國感覺今後她對於遠東問題的立場上，或將減少英國的阻力，從而可以鼓起對日決定態度的勇氣。同時，既看到英國單獨和中國提攜，或將發生與日本同樣的感想，而參加對華經濟援助，或亦單獨和中國進行合作，不讓英國專利。這種影響我想是很可能的。德國方面，年來對中國的貿易突飛猛進，在各國對華貿易額中，近已超過英國而居於第三位，足見其與英國競爭之烈。近來英國在中國亟謀發展，她當然不能不注意，加之最近與日本成立反共協定，引起中國很大的疑慮，尤不能不謹慎她的商務利益，所以她以

111060
後或許會對中國表明坦白態度，或更進一步的與中國經濟合作。法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也很大，尤其在中國之西南部有優越的地位，當然她也不會忽略中國的變化的。在滿洲事變發生之後，她與英國一鼻孔出息，袒護日本，後來才感覺袒護日本對於自己並沒利益。現在英國對於遠東問題的態度改變了，她當然也會順風轉舵，追隨英國。最近成渝鐵路的建築，就是法國的投資。所以中英關係的好轉，可以刺激中法關係的好轉。至於其他如蘇聯、意大利等國，因為在華經濟利益比較小，故所受影響亦較小，這裏不便詳述。不過她們絕不會因中英之合作，而對中國發生反感，這是可以說的。

再者，對於合作我們有些甚麼條件，也是應該注意的問題。不論是經濟的合作，抑是政治的合作，也不問是與何國合作，祇要是出於雙方誠意的合作，就當以相互的利益為基礎。像「中日經濟提攜」這種「要的合作」，祇是一種「掠奪」，不能稱為「合作」。不過所謂相互利益的標準，不是說雙方所得利益必須用天秤來秤，祇是主張雙方的主觀價值相當而已，換句話說，就是雙方祇要認為各自所得的利益大於其所犧牲的代價就夠。所以今後與人談合作，可以不管人家獲利多少，要緊的是自己須有利益，而且不能徒炫於表面利益，必須計算所付代價，熟權利弊的輕重，總之，須有真實利益是第一要件。其次，不能飲鴆止渴，圖快一時，對於某種事情，如有遺害將來的可虞，則不能受其誘惑，因為這不是真正的利益。第三要件是不失領土不損主權。領土和主權的價

值是無可計算的，所以不能以之作交換利益的代價。第四是須有真切需要，如其某事可辦可不辦，則爽性不辦，如此則可以節省精力與時間。轉用在其他方面，同時可免除或有預料不及的損失。以上幾個基本原則本是老生長談，惟其如此，往往反為人所忽略，所以吾人不憚煩瑣，重提一番，以促政府注意。此次孔特使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英皇加冕典禮，雖不具有如日本所宣傳的那樣誇張的特殊任務，但他負有促進中英經濟的或政治的合作的使命，是無可諱言的。我們希望特使團努力，以奠定中英合作的基礎，同時也希望他們注意上述的基本原則，無辱使命。

中國過去因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與各國所訂各種條約合同，大都不合上述之原則。例如修築鐵路，開採礦產或興辦實業等之與外國合資經營者，大抵由外國供給大部或全部之資本與材料，而讓外人享有財產擔保權、事務管理權以及購銷產品之優先權等；各國對中國之政治貸款、金融貸款等，除了利息優厚之利益外，亦大多享有擔保品及其他種種特權。今日中央政府之關、鹽、統三稅均已作為外債之擔保，而英國則握着中國海關與鹽務的管理權。這對於中國是很不利的。這次中英信用借款與粵漢、廣九兩路之接軌，國人有贊成的，也有懷疑的，各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究竟利弊若何，那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不過這裏我們可以提出幾個原則，作為今後與友國合作的準繩，希望當局注意。

兩國國交友善是很值得慶幸的；爲維持此友好關係於長久計，應將足以妨害邦交的種種衝突，設法謀得一適當合理的解決。過去中英兩國關係，因爲國勢強弱懸殊，中國是居於極不利的地位的。現在兩國邦交既趨友善，雙方自應以平等地位相待，而謀相互利益之調整。中英間許多懸案，如西藏問題、滇緬邊界問題、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等，迄未解決，現在雙方正該趁此親睦空氣，將此種種足以影響兩國邦交之糾紛，迅謀妥當解決，是則兩大民族和平友好之福也。

八 尾語

我國今日處於此種非常局勢之下，對於外力的援助當然是很渴望的，不過我們對於外人的援助，也不能毫無條件地去接受，事先應考慮這種援助是否可靠，究能獲得多少實益，將要奉以甚麼報酬。現在英國願意協助中國，當然是我們所歡迎的，不過也不可過於樂觀。蓋依前面所述，英國之援助我國，其動機純爲自己謀利，並非出於條約的或道

德的義務。既然是以自利爲出發點的，那麼第一，假使一日得不着利益，或利益很少時，她就可以捨棄此種「援助」；第二，祇要於她有利她是可以不顧及我們的利益的。但是這裏要聲明，我們並不是反對中英合作，反之，我們正歡迎合作，因爲合作這件事是很好的。我們的意思，祇是要我們自己能拿定主意把握得穩，不要完全陷於被動的地位，受人家的愚弄或欺壓是了。

倘能得到平等互惠的外援，自然愈多愈好，如果萬不可得，也不用着如何悲觀，因爲我們還有一條雖覺迂迴然而安全的大路，那就是「自力更生」。中國地廣民衆，勞力和物力的藏量極富，苟能將全國人力與物力集中起來，充分的利用，我們相信比任何外界的助力都要大些，都要可靠些。總而言之，今日我們所擔心的不是得不着外援，擔心的祇是不能求諸自己；我們不怕國際孤立，祇怕國內分散！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五日。

自殺的新方式

近年自殺的人一天天的增加，而自殺的方式也層出不窮。最近南斯拉夫更發生兩青年互相槍擊自殺的慘劇。這二青年的名字叫做 Janosh Balagh 與 Stepan Horvat，他們今年還只有二十歲，但都感到生活的無趣，而決定同時自殺。

自殺的方式是採取決鬪的方式，即他們對立於相當距離的地位，各人拿着手槍，在聽到某一個特定的記號時，即同時向對方開槍，待槍聲響後，這二個年輕的朋友就倒在地上了。Janosh 當時即斃命，Stepan 則過了不久也一命嗚呼了。